



男子氣概有毒嗎？ 從厭女、反同到解毒 (註1)

■白爾雅 英國約克大學婦女研究博士

響 應全球 #MeToo 起義，刮鬍刀品
牌吉列 (Gillette) 推出新版廣告
「男人最好的樣子」(We Believe: The
Best Men Can Be) (註2)，對於男性
展現「男子氣概」的方式提出質疑和反
思，廣告中提問「霸凌、騷擾，這就是
一個男人最好的樣子嗎？」或者，有更
好的作法？當成年男性看見小男孩打架
的時候，可以告訴他們不要使用暴力；
當男性想要騷擾女性的時候，旁邊的朋
友會站出來阻止他。

吉列新廣告在短時間內迎來諸多反
對聲浪，長期使用者宣稱新廣告讓他們
再也不願意購買，但也有可觀的人數挺
而支持。這個廣告給我們一個訊息：新
世代男性可以重新塑造男性氣質，不需
要再跟著過去那一套走。積極挑戰傳統
刻板印象所定義的男性形象，對抗有毒
男子氣概，為下一個世代建立「男人最
好的樣子」。

有毒

讓我們來想想，男子氣概有毒？雖
然說男子氣概有正向的實踐方式，但如
果以攻擊他人、傷害，來維繫男性（對
女性或對其他人）的權威和控制，那當
然就是「有毒的」(Toxic Masculinity)。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研究
監獄男性心理健康的精神科學家 Terry
Kupers (2005、2010) 認為「有毒的男
子氣概」一詞是為了指出霸權型男子
氣概中有害的部分，會傷害人的男子
氣概是指厭女、恐同、暴力等等，而不
是贏得球賽、與朋友維持堅強的友誼、
工作上的成就或是養家活口。傳統男性
被教導成為男人的行事準則，例如，要
堅強、獨立自己、控制（或壓抑）情緒
和領導支配等等，都可能導致有毒的
男子氣概。當代霸權型男子氣概建構
在支配女性和支配較低階級的其他男
性上 (Connell, 1987)，同時也污名化

「其他」男性，例如同性戀者（Frank, 1987，另參考 Connell 對從屬男子氣概的討論）。

美國心理學會（APA）2018 年更新版本的「與男人／孩同行（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for Boys and Men）」指導手冊（註 3），明確表示傳統觀念的男子氣概展現，例如：競爭、侵犯、侵略、攻擊等等，對男性和女性都是傷害。依循傳統男子氣概的男性，比抱持性別開放態度的男性，更不願尋求心理專業的幫助。因此，手冊建議心理專業工作者了解到，男性的權力、優勢以及性別歧視是一把雙面刃，它可能讓男性受益，卻也讓他們深陷在角色的框架中。有毒的男子氣概不僅會毒害她（他）人，也會毒害自己、傷害健康。

厭女

在當代臺灣社會裡，有毒的男子氣概有哪些？PTT 上仇女鄉民的「母豬教」（余貞誼，2016）、拒 CCR（註 4）、仇甲（註 5）、反（毒）甲言論，報復性的厭女行為，像是親密暴力、情殺、情傷、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張凱強，2016），以及近期內密集發生的強暴（未遂）謀殺案，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厭女文化的核心在於預設優越男

性、貶低女性和脆弱的男性，在父權體制下，女性被視為具有同情心、敏感、擅於照顧等等陰柔特質，卻鼓勵男性貶抑和否認自身擁有這些特質，因此極力避免跟這些「與女性有關」的特質連結在一起，產生非理性的憎恨和嫌惡，進而合理化優越者的支配地位。厭女和男子氣概的關聯便是在於「有毒」支配關係的建立，「它激起了男人的優越感，合理化了男人侵犯女人，使女人採取防守的姿態並且乖乖守住自己的本分」。

（Johnson, 成令方等譯，2008: 75）

PTT 的「母豬教」教徒們，就是信奉且恣意使用文字執行男性對女性的權力關係，包含什麼是母豬的詮釋權（或定義權），余貞誼（2016）分析 PTT 八卦版對於母豬教的用語與定義發現，除了隱然可區分兩類沿著角色概念（一類是強化傳統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另一類是將女性貶為性客體）的標準之外，以「我說妳是妳就是」的霸權式定義權，「當定義者擁有凌駕於被定義者的權力時，他就可以隨心所欲詮釋他者，定義其可欲之處，也定義其可鄙與否；自然而然的，他也可以詮釋自己的定義行動是否真正當性。」因此也不難想像，會出現自我辯護如「母豬教是仇母豬，不是仇女好嗎？」來求取正當性。

反同

對男同志的「仇甲」行為則來自恐同，根據男子氣概的階級和霸權，區分出不合格的從屬位置的男性，利用網路的匿名空間進行「有毒」污名化、文化排除、污衊和言語暴力。而愛滋和藥愛（Chemsex）成為污名，是惡意操弄大眾對同志的負面標籤，包裝成「我們不反同，只反愛滋毒甲」，似乎成了反同的正當性理由。2018 年在 PTT 甲板和八卦版因愛滋感染者的貼文而興起的「甲板白色恐怖文字獄事件」（註 6），撲天蓋地的歧視文字再再凸顯出，若是臺灣社會可以稱作「同志友善」，那「友善」的範圍也僅限於符合異性戀的主流標準，例如健康陽光形象，任何越線都會立刻引發攻擊。

當部分男性透過具歧視意味的線上騷擾和攻擊文字來確保自身霸權男子氣概地位時，已經造成了侵犯與壓迫，受壓迫者的心理狀態和生命安全可能都受到威脅。不只網路上虛擬的文字攻擊，各種形態的暴力，也是有毒男子氣概的象徵，例如 2016 年 Orlando 同志夜店 Pulse 槍擊案（Haider, 2016）。國家元首（例如 Trump）為了維繫權威而使用國際暴力、羞辱身障者、性騷擾女性（Mishra, 2018），便是在替社會建立有

毒的男子氣概形象。當社會氛圍籠罩在「毒氣」中，也影響男性的心理健康，情緒唯一的出口是憤怒和生氣。

運動場是另一個建構男子氣概的場域，透過競爭、支配、掌控、爭鬥、搶奪，運動常用以建構、再現並規訓霸權男子氣概，是男孩男性化的象徵，並且強化男性之間的連結，因此不喜歡運動的文靜男生時常受到質疑（貶抑娘娘腔），認為女生的運動表現不如男生（厭女），為了捍衛自己的男子氣概排擠同性戀者（恐同）（Andersen, 2002）。較為近期的本土研究從陽剛和陰柔觀點來討論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和性別關係（游美惠，2012），發現體育系的陽剛文化對某些男學生來說是「渾然天成、血氣相通」，但女學生則要先跟女性化的身體與主流社會價值所界定的「強化陰柔特質」協商，也會透過專業技能、專業教學的陽剛展現來建立在學生面前的權威。此外，特別的是，雖然恐同在運動界始終成為一個問題，但游的訪談似乎指向對女同志相對友善的現象，至少比男同志的處境要好，但是這僅止於個人層次的「包容」，還談不上結構性的「友善」，尤其從老師對同志議題的態度「不管」、「不談」、「看不見」也「從沒提過」可見一斑。

解毒

不同型態的男子氣概也可能會在同一個體身上產生出策略性的挪移和協商，王大維、郭麗安（2012）分析一位臺灣男大生，發現他的男性氣概建構反映出 Billig 等人（1988，引自王大維、郭麗安，2012）所提出「意識形態兩難」（ideological dilemmas），在支配與從屬性的男性氣概論述中展現多樣化的主體位置，「一方面支配性論述提供一個主流、傳統、朝向霸權式的男性主體位置，但另一方面從屬的論述則提供了較具有平權概念、非傳統、另類的男性主體位置來讓當事人採取，因此個人經常在兩個主體位置中遊移。」顯見男子氣概並非只有單一概念，男性發展出尊重他人的平權意識也是有可能的。畢恆達（2003）指出，促使男性發展出性別意識可能原因之一，便是願意省思傳統男子氣概的規範，並且不願意繼續實踐。意識到身為男性所受到的限制和壓力時，在女性主義論述的幫忙下，理解到社會中存在性別歧視的結構性問題，便不會只抱怨身為男性的「壓力」而不自覺身為男性的「優勢」。作為一個男性主體，在男子氣概的社會建構脈絡之中，其實還是可以有選擇的。

許多男性不想依循傳統的男子氣概，被這個框架綁得喘不過氣，卻不敢說、不敢做，深怕被歸類到「不像男人」。因此，給男性有機會說出真正想要的「自己的樣子」也很重要，讓男性認識到男子氣概的展現並不只有暴力或是僵硬的強悍，像「你自己的樣子」就很好。演員賈斯汀巴爾多尼（Justin Baldoni）在 TEDWomen 2017 的演講「為什麼我不再試著表現得『夠男子氣概』」當中，訴說他對「強悍男人」形象的反省，他發現陽剛的生存法則並不符合他眼中真正的自己。他希望自己夠堅強去面對自我的脆弱，有勇氣可以向他人求助，可以自在展現與家人的親密和溫柔。當聽到其他男人開黃色笑話、對（女）人上下其手性騷擾的時候，真正的「像個男人」是站出來聲援女性、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男人可以擁抱自身的陰柔特質，更可以支持擁有這些特質的女人、向她們學習。男子氣概不應該建立在對她（他）人的暴力之上，貶低女性、對女人輕浮、恐同、暴力並不會使得一個男人看起來更像男人，這些行為只會減損一個男人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價值。

請讓我們準備好，一起來解毒！♥

性別停聽看 從僵固到能動的男子氣概 | 男子氣概有毒嗎？從厭女、反同到解毒

註 1：本文部分改寫自下列作品，然內容已做修改並延伸，與原作有所不同。有關男子氣概的其他討論，請參考：黃淑玲、白爾雅（2018）〈第 13 章男子氣概的建構與新貌〉，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三版。臺北：巨流。

註 2：廣告連結（英文）請參考 <https://gillette.com/en-us/the-best-men-can-be>

註 3：中文標題為作者自譯，原文請參考

<https://www.apa.org/about/policy/boys-men-practice-guidelines.pdf>

註 4：引用余貞誼（2016），「『CCR』指的是跨文化戀愛（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縮寫，在 PTT 八卦板中特指黃種女性與白種男性的戀愛，通常具有尖酸譏評的意味，亦會被寫成『亡尺』。」

註 5：「甲」或「甲甲」是 ptt 的常用詞，意指男同志，取英文 gay 的諧音。而負面連結藥物性愛、男同志和愛滋病，造成戲謔又歧視的稱呼，例如「毒甲」與「禍源甲」。

註 6：事件經過請參考懶人包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323781.A.CC7.html>

https://www.ted.com/talks/justin_baldoni_why_i_m_done_trying_to_be_man_enough?language=zh-tw

參考文獻

- Anderson, E. (2002). Openly gay athletes: Contes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in a homophobic environment. *Gender and Society*, 16(6): 860-77.
- Connell, R. W., & Messerschmidt, J. W.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19 (6): 829-859.
- Connell, R.W. (1987). *Gender &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nk, B. (1987). Hegemonic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4: 159-170.
- Haider, S. (2016). The Shooting in Orlando, Terrorism or Toxic Masculinity (or Both?). *Men and Masculinities*, 19(5):555-565.
- Johnson, A. G. (1997). 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 U.S.A.: Temple Univ Pr. 中譯本，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臺北：群學。
- Kupers, T. A. (2005). Toxic masculinity as a barrier to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in pris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1 (6): 713-724.
- Kupers, T. A. (2010). Role of Misogyny and Homophobia in Prison Sexual Abuse. *UCLA Women's Law Journal*, 18 (1): 107-30.
- Mishra, P. K. (2018, March 17). 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goo.gl/C232QD>
- 王大維、郭麗安（2012）。〈在言談中做男人？——運用論述心理學方法分析男性氣概建構之初探研究〉，女學會、張盈堃、吳嘉麗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3-42。臺北：巨流。
- 余貞誼（2016）。〈「我說妳是妳就是」：從 PTT 「母豬教」的仇女行動談網路性霸凌的性別階層〉，《婦研縱橫》，105:22-29。
- 張凱強（2016）。〈論復仇式色情這當代厭女文化下的網路獵巫行動〉。《婦研縱橫》，105:16-21。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 游美惠（2012）。〈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之探究〉。《女學學誌》，30:1-45。